

1983年

# 优秀广播剧作选

中国戏剧家协会黑龙江分会  
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

编



## 编 辑 前 言

收在这个集子内的八部广播剧作，是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戏剧家协会黑龙江分会联合举办的“一九八三年全省广播剧有奖征文”的获奖作品。

广播剧，是广大听众朋友的知音。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田间地头、工厂矿山、边防哨所、机关学校……只要有一台小小的半导体，一出广播剧就能送到听众的耳畔。这种通过语言、音乐、音响来反映生活的艺术样式，不受时空的制约，不需要服装布景以及复杂的综合艺术生产程序；制作周期短，成效大，是舞台剧和电视剧等其它艺术所不能代替的一个剧种。在建设社会主义两个高度文明的今天，人民群众需要广播剧。尤其是在幅员广大的乡间僻落，基于舞台剧、电影、电视剧还达不到深入普及的情况下，要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广播剧可就显现出独特的功能了。

在群芳争妍的艺苑中，广播剧是朵生命力极强的花蕾，需要我们精心培育。我们编印这个集子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建设起一支广播剧作者队伍，鼓励广播剧创作，不断地提高广播剧创作的艺术质量，推动广播剧事业的发展，为广大的听众们奉献更好的精神食粮。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此书在编辑过程中，难免有疏漏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八四年五月

## 目 录

- ✓ 新官上任头把火…………… 矫崇兴 ( 1 )
- ✓ 倒霉的姑娘…………… 王国臣 ( 37 )
- ✓ 炎黄子孙…………… 刘国勋 ( 62 )
- ✓ 高高的兴安岭…………… 贾 非 ( 90 )
- ✓ 北大荒的女儿…………… 李凤臣 ( 124 )
- ✓ 品 酒…………… 刘 炎 ( 155 )
- ✓ 龙眼泡风波…………… 郑 毅 柳盛林 ( 167 )
- ✓ 女售票员的眼睛…………… 阴法勇 金 渡 ( 198 )



矫 崇 兴

人 物 表

|       |           |           |
|-------|-----------|-----------|
| 柳春鹤   | 男         | 山口林业局党委书记 |
| 高亚芬   | 女         | 柳的妻子      |
| 大 华   | 男         | 小车司机      |
| 牛大力   | 男         | 汽车司机      |
| 牛大婶   | 女         | 牛的老伴      |
| 亮 亮   | 男         | 牛的孙子      |
| 老 吴   | 男         | 林政检查员     |
| 群 众   | 甲、乙、丙、丁…… |           |
| 孩 子 们 |           |           |
| 解 说   | 女         |           |

〔音乐——把人引入连绵青山、苍茫林海的音乐。  
解 说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虽然话中含有某种揶揄，但它却道出一条古往今来、居官为宦之人的行动规律。看，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北方林区，又一位新官开始了对这一规律的遵循。

〔音响：汽车鸣笛声、行进声。

大 华 （轻唤）柳书记——（加重语气）柳书记！

柳春鹤 （从冥思中惊醒）哦？

大 华 你在想什么？

柳春鹤 （掩饰地）噢，我在欣赏山区风光。你看：（象朗诵诗一样）群山连绵，林涛滚翻；云雾飘渺，溪水潺潺；云雀婉鸣，山花争艳。咱们山口林业局的山水水，真象一幅迷人的画卷……

大 华 （直率地）柳书记，别看你嘴上阳光普照，其实心里却乌云一片。

柳春鹤 哦？——根据？

大 华 班子软弱涣散、群众思想混乱、不正之风蔓延……到这样的林业局当书记，能轻松得了？

柳春鹤 我的自我感觉却很良好。

大 华 算了吧，你从反光镜里看看，眉毛都拧到一块儿啦！

柳春鹤 嗤，你倒会察颜观色。

大 华 （诚恳地）柳书记，咱们局问题不少哇！头三脚，你一定要来厉害的，该瞪眼的瞪眼，该骂娘的骂娘，尤其这次去朝阳林场……

柳春鹤 （提醒）大华，你是小车司机，到了朝阳林场，言语一定要谨慎些！

大 华 我——明白！

〔音响：汽车鸣笛声。〕

柳春鹤 （哼唱着）“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大华，会这支歌吗？

大 华 老歌啦，《红梅赞》。

柳春鹤 别看歌老，唱起来依旧能增加胆量、热量。（突然）大华，到检查站停停！

大 华 干什么？

柳春鹤 林政检查站是林业战线的“哨卡”，我看看哨兵的士气如何。

〔音响：煞车声。脚步声。推门声。鼾睡声。〕

大 华 这是检查员老吴。（唤）老吴——老吴——！

柳春鹤 喂，醒醒，醒醒！过二道岭啦！

老 吴 （醉语喃喃）……来，喝！喝！

大 华 起来！——起来！

〔音响：远来的汽车声。〕

柳春鹤 大华，运材车来了，你把他弄醒，我去检查一下。

〔音响：开门声。掀水缸盖声。舀水声。浇水声。〕

老 吴 （激灵一下蹦起）哎哟！爷、爷们儿，你、你小子干什么？

大 华 老吴，你怎么敢当班喝酒？

老 吴 （舌头发硬）当官儿的喝酒算工作，咱喝点儿怕个“六”！（打着酒嗝）老、老牛“贼”够意思，给咱爷们儿一瓶玉泉二曲，一条狗大腿，叫我全他娘地造啦！（打酒嗝）

大 华 （一惊）老牛又上山偷木头啦？

老 吴 我、我哪儿敢过问他老人家的事儿！走吧，我再眯一会儿。

大 华 还敢睡？新书记来啦！

老 吴 （吓了一跳）新书记？在、在哪儿？

大 华 替你工作呢！

老 吴 （唬然）啊？！

〔音响：猛烈的开门声。〕

柳春鹤 老吴，睡醒啦？

老 吴 （惶恐地）柳书记，我……我感冒啦！

柳春鹤 哦？大华，送他上医院！

老 吴 不，不，已经好啦！

大 华 （微嘲）对，好啦，你看这汗发的，象泼了一瓢水。

老 吴 对，对，汗没少出。汗一出，病真轻了不老少，嘿嘿……

柳春鹤 （弦外有音）吴师傅，林政检查站是个要害部门，如果你的健康状况不适应这里的工作，我给你重新安排个位置。

老 吴 （骇然）柳书记，你可不能撤我呀！我的身板儿没事儿！（拍着胸脯）看，禁拉禁拽、禁蹬禁踹……（禁，读jin）

〔音响：汽车远来声。

柳春鹤 那好，给你个恢复期。执行任务吧！

老 吴 （精神抖擞地）是！执行任务！

〔音响：放杆声，挥旗声，口哨声。

老 吴 （大喝）停车！——停车！

〔音响：汽车声越来越近，嘎然而停。

老 吴 （威风凛凛地）运输证明！——（悚然）啊，牛哥，是你？

牛大力 老弟，放杆儿干什么？喝了我的酒，吃了我的肉，想一抹脸六亲不认？

大 华 （不安地）柳书记，咱们走！

柳春鹤 看一看嘛！

大 华 （压低声音）别看啦，这家伙是块蒸不熟，煮不烂，“哈拉皮”带板筋的滚刀肉！

柳春鹤 哦，他就是牛大力？山口林业局的知名人士。

大 华 赶紧走吧！

柳春鹤 不，既然在此相遇，那就会晤会晤。老吴，为什么不执行任务？

老 吴 （困难地）牛哥，你把证、证明拿出来看看！

牛大力 证明？什么证明？

老 吴 拉木头的运输证明。

牛大力 老吴，你想跟我逗“壳子”？（土语：寻衅、开不友好玩笑的意思）

老 吴 不，不，我是检查员……

牛大力 （爽快地）好，伸手来接！

老 吴 （突然叫疼）哎哟！哎哟！牛哥，你轻点儿捏，哎哟！

牛大力 （嘲弄地）看见证明了吧？

老 吴 牛哥，不是我要，是、是书记……

牛大力 书记？

老 吴 这是咱们局新来的党委书记。

柳春鹤 （笑呵呵地）牛师傅，咱们有缘来相会啦！

牛大力 你就是柳春鹤？

柳春鹤 对，我就是柳春鹤！春天的春，仙鹤的鹤！

牛大力 来开创新局面的？

柳春鹤 当然！党和人民赋予了这个使命！

牛大力 （阴阳怪气地）好哇！好哇！柳书记，我牛大力昨晚没做好梦，今天叫你揪住了小尾巴。我坦白交待：车上拉了四百八十根海带桩子，偷回去烧火的！书记如能高抬贵手，我牛大力给你烧香念佛，祝你风调雨顺、前途无量；如果你想新官上任三把火，杀我这只鸡，吓唬吓唬猴，敲我这面锣，为你开开路，我也自认倒霉。怎么样？

柳春鹤 （和婉地）牛师傅，这海带桩子是卖给水产部门，



在海上养殖海带的。劈了烧火，不合适吧？

牛大力 不合适的事情多着呢，怕你胆小不敢管！你给我闪开！

柳春鹤 牛师傅，请把海带桩子卸下来！

牛大力 你让我烧大腿？

柳春鹤 职工分配烧火柴。

牛大力 我劈不动！

柳春鹤 我去给你劈！

牛大力 劳不起大驾！

大 华 （忍耐不住）牛师傅，你怎么这样蛮不讲理？

牛大力 （讥消地）哟，大华，你真会帮领导唬“情绪”呀，想挠扯个官儿当当咋的？

大 华 （怒）你……臭无赖！

牛大力 （火）好小子，你敢骂我？！骨头刺挠啦？

老 吴 （急劝）牛哥，别发火，看兄弟面上……！大华，你还不躲开点儿！

大 华 我就不躲，看他敢咋的！

牛大力 老吴，闪开，我教育教育他！

老 吴 （惊慌）牛哥，别这样，别这样，有气你冲我来几下！

柳春鹤 （泰然自若）老吴，不用拦，我想见识见识牛师傅在光天化日之下是怎样教育人的！假如成绩突出，效果显著，局党委一定给予奖励表彰！

牛大力 （火焰收敛了）你……（以攻为守）大华，你小子等着，咱俩没会不着的亲家！

大 华 会就会，你还敢咬我咋的？

柳春鹤 牛师傅，先别走！你看：山，快砍光了；林子，快透亮了；木材，快赶上金子一样珍贵啦！你把有用的材料拉去烧火，心里不疼？

牛大力 （一震，愤愤地）哪个孙子才不心疼！可光咱心疼有个屁用！（突然怪诞地笑笑）烧吧，当官的能烧咱就能烧，你烧我烧大家烧，烧出个彤红彤红的新世界！哈哈……

柳春鹤 （断喝）站住！（严肃地）牛师傅，您是老同志，懂得什么叫政策，什么叫纪律！

牛大力 我是大老粗，狗屁不懂！闪开！给我闪开！

解 说 牛大力把柳春鹤往旁边一推，柳春鹤立脚不稳，踉跄地摔倒了。

〔音响：关车门声。汽车远去声。〕

老 吴 柳书记，快起来！（跺着脚骂）牛大力，你小子不是人！是条驴！野驴！有朝一日，把你下汤锅，吃驴肉！

大 华 老吴，别装相啦，我知道你和老牛啥关系！

老 吴 私人关系倒不错，可对他的错误，我真没少批评。撒谎都那么大个儿的！

大 华 （不屑地）算啦，别给自己抹粉啦！快帮柳书记找找眼镜儿。

老 吴 眼镜在这儿。哎呀，腿儿断了，片儿碎了……

大 华 （忿忿地）牛大力这家伙太霸道啦！柳书记，应当狠狠地整整他！

老 吴 按理说应当整整，可老虎拉车——谁赶（敢）哪？七九年，一位新来的刘书记整了他一下，他上访访了一年半，从林管局一直告到林业部。结果，他没处理得了，这位书记还弄得灰溜溜。不到一年，就汕不搭地挪窝啦！

柳春鹤 这么厉害？

老 吴 厉害！可厉害啦！啃脑袋硬，啃屁股臭，捧着烫手，吃着粘牙！要不咋叫“哈拉皮带板筋”的滚刀肉呢！

柳春鹤 就因为他从小挎过要饭筐，抗美援朝渡过江？

大 华 这不是主要的。

柳春鹤 因为他胳膊粗、力气大，说打就捞？

大 华 也不是主要的。

柳春鹤 那，何以使他气焰如此嚣张？

大 华 他有“秘密武器”。

柳春鹤 秘密武器？

大 华 党风不正，一些干部的埋汰事儿都被他千方百计搜集去，记在一个小本本里。

老 吴 整这些材料，老牛下老功夫啦，时常“蹲坑”蹲到后半夜。

大 华 “人怕揭短，树怕扒皮”，把柄在他手里，谁还敢管他？

老 吴 干部都怕他一帖老膏药，我们这些小“骚达子”（俄语译音：喽囉兵的意思）更不敢惹他啦！

柳春鹤 杜局长对他什么态度？

大 华 （鄙视地）杜局长？更怕他！

老 吴 （小声地）听说老牛的秘密武器里，记得最多的就是他和他儿子“二山神”的材料，可细啦！

大 华 “二山神”是杜“公子”的外号，现任朝阳林场的主任。老虎是“大山神”，他是“二山神”。下基层，是为了提拔。

老 吴 “二山神”比“大山神”蝎虎多啦！柳书记，你见过没见过？

大 华 今天，柳书记就要去“拜会”他！

柳春鹤 不！大华，把车头调过来，回局！

大 华 不去朝阳林场啦？

柳春鹤 你看我这尊客，到那儿不让杜主任见笑？咱们走，我先回访一下牛大力。

老 吴 柳局长，宰相肚里能撑船，这事就拉倒吧，权当咱们没看见。

柳春鹤 拉倒？我刚走马上任就遭到如此亵渎，要不煞煞他的威风，我这书记怎么开展工作？还有威信吗？

老 吴 柳书记，这家伙是不怎么着，可比起“二山神”来……

柳春鹤 我心里有数！大华，走！

〔音响：汽车远去声。〕

〔音乐——融汇着暮色的音乐。〕

〔音响：昏鸦归巢的聒噪声。堆码样子声。〕

亮 亮 爷爷，我帮你码。

牛大力 不用！你岁数小，别累着。

亮 亮 老师让我们从小爱劳动。

〔音响：狗的狂吠声。〕

老 吴 （惊慌地）牛哥，快，快把狗拴上！

亮 亮 大黑，过来！过来！

牛大力 亮亮，把狗领屋去。

〔音响：狗的吠声渐远。开院门声。老吴走进屋来。〕

老 吴 牛哥，事情不好啦！

牛大力 啥事儿大惊小怪的？

老 吴 汽车队今晚开大会，柳书记八成要拿你开刀！

牛大力 拿我开刀？（大笑）敢拿我开刀的官儿还没下生呢！别说他这个从笔筒里钻出的书记，就炮筒里钻出来的书记又敢把我老牛咋的？（傲慢地）想当年，老牛在朝鲜战场上运军火的时候……

老 吴 （奉承地）他顶多刚脱下开裆裤！

牛大力 我老牛要想当官儿，当时稍一挠扯，往低说现在也是个……

老 吴 两道杠，四个花，出门坐上“伏尔加”。

牛大力 照这话说吧。老吴，告诉你：从古到今，当官儿的十个有九个都怕三种人。

老 吴 怕哪三种人？

牛大力 一怕身后有人儿的。

老 吴 对，有后台的不敢惹。

牛大力 二怕身上有刺儿的。

老 吴 对，横踢马槽的不敢惹。

牛大力 三怕心里有底儿的。

老 吴 对，掌握老底儿的不敢惹。

牛大力 我牛大力虽说没后台，可有那段光荣历史顶着。后两样咱都占！你说，我怕啥？

老 吴 嘿，除了发大水，闹地震，你啥也不怕！

牛大力 现在有些干部，别看脸皮比城墙拐角还厚，可脑瓜皮儿，比包糖的糯米纸还薄。一碰硬的，连脖子都吓得缩没了。

老 吴 可不！就拿“二山神”来说，卖合同、收贿赂、搞女人、耍大钱……啥巴巴不拉！谁敢管哪？

牛大力 七九年，那个新来的瘟神书记装模作样地整纪煞风，他不敢动弹“二山神”，竟朝我老牛下家伙啦，你说，我能服那个？（得意地）结果怎么样？蹲了七七四十九天八卦炉，我老牛不但没伤一根毫毛，反而弄了个铜头铁臂，火眼金睛！

老 吴 牛哥，你真“张飞卖刺猬——人硬货扎手”哇！  
（迟疑片刻）不过……（不往下说了）

牛大力 说！

老 吴 听说，柳书记原先是总局设计队的一个工程师，科室支部副书记，这批提拔的局干部里，就他一个人是正的。要没有三招二式……

牛大力 （轻蔑地）拉倒吧！没听人说嘛！现在提干部是“年龄最宝贵、文凭不可废、后台最重要，德才无所谓”。他也就是大小尽赶上了这个形势，未必有真章程！

老 吴 可也是。当年我也当过几年领导阶级，说是能领导一切，其实，连老婆都领导不了。

牛大力 老吴，你甭害怕，他们不敢咋的！只要咱不杀人，不放火，不触犯刑法，工作上不出漏子……就天王

老子拿咱也血没招儿。搞点儿不正之风，那是跟他们学的——前有车，后有辙，许州官放火，就许百姓点灯！

老 吴 对，对，上行下效嘛！

牛大力 今晚你去会场看看热闹，他柳春鹤敢往我身上崩一个火星子，我要不烧他八百里连营，我改牛姓猪！

〔音响：时针敲响六下。〕

解 说 开会的时间快到了，牛大力红头涨脸地放下手中酒杯，风卷残云地刮掉满脸的“连毛胡子”，穿上一套崭新的衣服，把一枚闪烁金光的抗美援朝时的“军功章”，端端正正地佩带在胸前。

牛大力 老婆子，把“秘密武器”给我拿来！

牛大婶 武器？什么武器？

牛大力 柜里锁的那个本。

牛大婶 （哀求）老牛，求求你，别去惹事儿啦！

牛大力 他不惹我，我不惹他；他要惹我，哼，老牛可不是善菩萨……

〔音响：会场内的嘈杂声。〕

解 说 小俱乐部里，人山人海，水泄不通。牛大力昂首挺胸，目空一切地坐在头排中央。汽车队领导做过介绍后，柳春鹤笑咪咪地接过来话筒。

柳春鹤 同志们，说老实话，我今天并没打算到汽车队来。是受了牛大力同志的敦促，才迫不得已来的，我是来向同志们做检讨的。

〔音响：会场响起骚动声。〕

柳春鹤 也许同志们都听说了，我今天遇见了一件既令人震惊、又发人深省的事：咱们汽车队的老司机牛大力同志从山上把四百八十根海带桩子拉回家中当了烧……

火柴。别看这海带桩子只是茶杯粗、一米长的柞木杆儿，但卖给水产部门却要一元钱一根。也就是说，这车烧火柴值四百八十元。是牛师傅不懂得林业政策吗？不是！是他不爱护森林资源吗？也不是！可为什么偏要这样干呢？经过一番认真地揣摩、思索，我明白了：这一行动是对我们的批评，批评我们没安排好职工生活。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林业工人总不能烧大腿呀！从这个角度看，海带桩子拉得对，拉得好，拉得及时，应该！

〔音响：会场的哗然声、议论声。〕

甲 完啦！完啦！又来了个“草包”书记！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咱们局没个好啦！

乙 明天，咱也上山往回拉！

丙 你拉就不行啦！咱们这儿的官儿，别看不敢打虎，可打起猫来，都浑身是胆雄赳赳！

乙 往上写条子，质问质问他！

柳春鹤 （大声地）同志们，请静一静……

牛大力 （小声地）老吴，怎么样，没敢碰吧！哼，想拢络我呢！

老 吴 （奉承地）牛哥，你——真牛！

〔音响：嘈杂声。〕

柳春鹤 同志们，请静一静，静一静……

〔喧哗声依然鼎沸。〕

牛大力 （霍地站起，大声喝斥）书记讲话，你们瞎叫唤什么？谁再起哄，我把他撵出去！

〔会场静下来。〕

柳春鹤 （依然笑呵呵地）刚才，接到一张条子，我给大家念念：“柳春鹤，木材是国家财产，牛大力纯属盗

窃行为，你为什么不严肃处理？”

牛大力 （大怒）哪个小子写的？站起来我看看！

柳春鹤 牛师傅，您用不着发火，我来答辩一下。同志们，牛师傅这不属于盗窃。因为他装海带桩子时，跟着守“楞场”的打过招呼；路过检查站，也主动跟我说明了情况。老吴，有这回事吧？

老 吴 对，对，谁撒谎那么大个儿的！

牛大力 （炫耀地）我牛大力明人不做暗事！

柳春鹤 当然喽，木材是国家财产，国家财产是不能随便据为己有的，这是人人都懂得的道理。我敢断言，牛师傅比在座的同志更明白这一点。牛师傅，您说对吧？

牛大力 （一怔）咳，对，对。

柳春鹤 一些同志对此有些想法，这也无可非议，“话不说不透，砂锅不打不漏”嘛！（异常亲切地）牛师傅，您跟大家说说，这四百八十根海带桩子，您准备怎样处理？

牛大力 这……（一转念）我听领导的！

柳春鹤 （赞赏地）好！态度很好嘛！同志们都知道，抗美援朝一开始，牛师傅就驾驶着汽车，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他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将一车车弹药、给养送到了杀敌最前沿。看，牛师傅胸前的军功章，就是他光荣的标志。回国后，他又终年奔波在林业战线上。讲功劳，他有；讲苦劳，他也有。对这样的老前辈，我们不关心谁关心？我们不照顾谁照顾？

解 说 听了这话，牛大力就象喝了几杯茅台酒，晕晕忽忽地别提心里有多美啦！